

歷史與空間

馬承鈞

葉顯恩教授與「臨高學」

古往今來，「顯學」向被學界奉為主臬、中華文化之根基。古人崇尚儒、道、墨、法四大顯學，尤以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和《周易》為最。現今國際公認的顯學則是敦煌學、徽學、藏學和紅學。它們人文豐厚、學術深邃，堪稱持久顯赫之學說。

進入新世紀，神州又有新顯學脫穎而出——「臨高學」。主推「臨高學」者，是我國著名明清經濟史專家、徽學領軍人物、珠江三角洲區域社會研究權威葉顯恩教授。

葉顯恩1962年武漢大學畢業後考取中山大學研究生，師從著名歷史學家、經濟史專家梁方仲教授，開啟學術生涯。梁先生鞭辟入裡的教誨使他終身受益。得梁老指導，葉顯恩選定徽州佃僕制為研究課題，為此深入徽州的屯溪、黟縣、歙縣、祁門、休寧、婺源調查研究，廣泛接觸鄉民，還赴京拜訪吳晗、嚴中平、李文治、彭澤益等大學者，臥薪嘗膽孜孜以求，屢有建樹。1980年他在京參加中美史學界學術交流，提交的《徽州佃僕制調查報告》大獲好評，出版《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僕制》一書被視為徽學研究「里程碑」文獻。

葉顯恩又致力明珠三角社會經濟史研究和「區域體系」思考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相關專案和「七五」規劃專案研究，成果彰顯。上世紀後期他每年都去珠三角調研，同行者還有哈佛大學的華琛、魯比，杜克大學穆素潔等學者。他與牛津大學士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科大衛、耶魯大學教授蕭鳳霞共同主持番禺沙灣、三水蘆苞、南海沙頭等社會調查，出任香港中文大學陳其南的「華南社會文化形態」研究顧問。應邀赴美、英、日、韓等國做學術交流，推出數十種專著。在傳統與多元學術交流中，葉顯恩學術造詣廣受好評，口碑日隆。

葉教授工作生活在羊城，對家鄉海南省臨高縣一往情深。擁有百萬人口的臨高位於瓊島西北部，瀕臨北部灣，是海南著名「糧倉」和「魚米鄉」。葉顯恩研究發現：臨高人是最早進入海南島的內地人，臨高文化作為海南島中古時期主流文化，曾經舉世輕重，但學界並不重視。而弄不清臨高文化的淵源與嬗變，就無法釐清海南歷史全貌，也無法理解瓊島與大陸的關係。早在2007年，他就開始研究臨高語族群：他們是如何融入瓊島群體的？臨高文化源流何在？於是他提出「臨高學」這一新概念、新命題。

葉教授的主張獲得國內外學人的共鳴。2011年10月，海南舉辦「臨高民間文化交流暨促進『臨高學』講座」，中國社科院和多所高校專家齊聚一堂，對文化多樣性和「臨高學」研究展開探討，簡練又不乏趣味的臨高話也引發熱議，會議認同葉顯恩的提法：「臨高學」是以海南西北部的臨高和儋州、海口、澄邁等地講臨高話人為主的區域文化，它是繼徽學、藏學、敦煌學後又一顯學。翌年11月，首屆「臨高學」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海口舉行，海內外百餘位專家深入探討「臨高文化」之謎並取得共識：「臨高人」（臨高語族群）是第二支進入海南的百越民族後裔，在兩千年歷史進程中形成其獨特文化體系，他們在海南的歷史地位與貢獻、臨高語的傳承保護與文化價值以及「臨高人」的農耕文化等等都值得深挖研判。

2016年元旦，「臨高學」學術研討會暨臨高文化研究會成立典禮在海口舉行，眾多重量級專家共襄盛會。年屆八旬的葉顯恩當選會長，他做了「臨高族群的溯源」、「黃道婆向臨高人學習紡織」、「主宰海南文化逾千年的臨高人」等課題演講，呼籲歷史學家和青年學子為「臨高學」多下工夫、讀文獻、做實證。他還與中國語言學界「三巨頭」之一的中國社科院孫宏開研究員、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兼博導陳春聲、海南學者劉劍三教授等聯袂推出《一個族群曾經擁有的千年輝煌——臨高學研究初集》論文集，在海內外引起反響。深度挖掘臨高文化、豐富海南國際旅遊島文化內涵，成為與會者共識。

筆者有幸拜見葉顯恩先生。其書房「幽篁室」懸一藏頭詩：「幽谷傳聲響，篁鳴嘯客臨。空寒乏旨酒，主為搖瑤琴」，先生的儒雅與風骨不難看出。我問葉顯恩：研究「臨高學」意義何在？「這是一個尚待開掘的區域性文化寶庫，臨高是個小地方，但它歷史悠久，與海南古代歷史進程息息相關，小地方蘊藏著大文化啊！」他介紹，過去學界沒有「臨高學」的概念，其實海南悠久的歷史不閉主導過海南文化上千年的「臨高人」。他說：「『臨高學』作為一門新興的綜合性學科，涵蓋『臨高人』的物質生活、精神特質和發展軌跡，對於研究海南本土文化的歷史沿革與進程意義大著咧！」葉先生道，臨高語族群是繼黎族之後、閩南人之前第二個登島的族群，至少自漢代起，「臨高人」



葉顯恩出席「臨高學」研討會。作者提供

就從內地遷來海南，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和風俗，帶來了先進的文化，他們在海南耕讀傳家，主導海南文化千餘年，為開發海南島、維護南海主權和開闢海上絲綢之路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，這種歷史地位很值得研究。「海南母親河『南渡江』就是以臨高話命名的，當年蘇軾被貶儋州不啻途經臨高，還與臨高結下不解之緣呢！」他說：「歷史不能割斷，我們挖掘、研究『臨高學』，就是不忘初心、還原歷史，旨在提升海南的文化軟實力！」

葉顯恩披露，第一個研究臨高方言的並非中國人，而是上世紀初來海南的法國傳教士薩維那等人，我們的歷史研究再不能落後於外人了！作為瓊島一個獨特的群體，「臨高人」的深厚文化和悠久歷史非常值得深入研究。他引用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吳義雄的話說，「臨高人」與我國海洋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，深入挖掘「臨高人」的海洋基因和海洋文化，對拓展和弘揚我國海洋文明也有積極意義。正如中山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院長張應強教授所言：「『臨高學』研究不是地方史研究，它擁有區域體系學術研究價值，是歷史研究的新貢獻。」

葉教授告訴我：中國古賢崇尚「和而不同」，它為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繁榮提供了廣闊空間。深入挖掘獨特的地域文化資源，正是貫徹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題中之義。從這個意義講，「臨高學」研究大有可為。他說：「我堅信，隨著專家們不斷努力和民眾的參與，『臨高學』將與眾多地域文化匯成洋洋江河，為中華文化復興再立新功！」

文化跨時空，史學無窮期。一位年過八旬的老教授，孜孜宣導新顯學，不惜嘔心瀝血，葉顯恩先生的文化擔當與抱負令人想起「高山仰止」、「學無止境」、「學者當自樹其幟」等名言，我滿懷崇敬獻上一首小詩——

葉君情灑徽州街，顯學從來出英傑。恩澤何止明清史？好風再譜臨高學！

書若蜉蝣

葉輝

黑澤明向梵高致敬

《夢》(Dreams)乃已故的日本導演黑澤明在1990年所執導的電影，由八個夢境片段所組成，曾入圍1990年康城影展；八個夢境按次序為《太陽雨》、《桃園》、《暴風雪》、《隧道》、《群鴉》、《紅色富士山》、《鬼泣》及《水車村》，其中《群鴉》一節與梵高相關，大可解讀為黑澤明向梵高致敬之作。

《群鴉》此一夢境所講述的是一名日本畫家參觀梵高的畫展，卻不知不覺走進梵高的畫作中，他在畫中見到梵高其人，從言談間，他感受到梵高的創作狂熱；他因此跟隨著梵高的腳步，從此幅畫追蹤到下一幅畫；當他來到一處麥田的時候，梵高忽爾失去蹤影；就在剎那間成群的鳥鴉從麥田飛過天空，在畫家驚歎之際，發現眼前景貌正是出於想像，而他那時正站在《麥田群鴉》(Wheatfield with Crows)此幅畫前細心欣賞。

話說在完成《麥田群鴉》此畫之後的兩個星期，梵高就舉槍自盡了——此畫畫面充滿騷動與不安，甚或可解讀為他的最終絕筆；此畫中的道路像攤開的手臂，從而伸進麥田之中，就在此時，一群鳥鴉驟然飛起，像被槍聲驚嚇到一樣，而他所描繪空曠田野景色已不再如從前般，以精細筆觸描摹草叢、茅舍及樹木，反而以極其簡化的筆觸描繪眼前的景物，或者那就是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中所言：「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物皆著我之色彩。」從而就讓畫面上流動著

色彩及韻律了。

事實上，黑澤明亦深知梵高其人及其畫作，《麥田群鴉》正好反映梵高在那段日子的複雜心境，在此畫中，他試圖表達其時的悲傷、絕望以及極度孤寂；透過不尋常的寬度畫幅，麥田延伸得特別寬闊，更在畫幅前景之處，分岔出三條通道，從而讓觀者感到頗為不自在，而不知道地平線及路的盡頭究竟在何處？究竟在麥田裡，抑或在畫幅之外？

一般畫家描繪寬闊而開放的田野，通常都採用正常結構的透視表現法，梵高在此畫則全都顛倒過來：畫中的線條走向由地平線向畫面的前方匯集，畫面上的空間完全沒有視點中心，藍天及黃色的田野朝反方向擠成一團，驚飛的大群鳥鴉劃過天地分界，飛向未知的前方；與他澎湃騷動的線條不同的是，整幅畫的空間充滿一種簡明的寬闊與單純，用色降低至只剩三原色，互為補色的藍色天空與黃色玉米，紅色路徑與綠色路邊草叢，此所以用色甚為獨特。地平線乃由畫家內心世界所界定，而非由畫框或畫布上決定，此條地平線所呈現的既非風景，亦非由主宰空間的事物所創造，整幅畫上並無垂直線條，總而言之，畫中局部、整體及遠近並無明確區隔；他完成此畫後，感到疲倦及極度空虛，絕望吞噬了他；兩星期後，他走進那片麥田，結束生命——子彈射向他的胸膛，雖然並非立即致死，但他受到致命重創，掙扎回到住所，兩天後終於告別人間。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(六十三)

宋代高僧白楊法順

頂有異峰雲冉冉，
遊山別派水泠泠。
源無別派水泠泠，
終被青山礙眼睛。

宋代高僧白楊法順詩
素仲配畫
甲午初秋



白楊法順(生平不詳)。「頂有異峰雲冉冉」，只有上到最高的山頂才發現在雲冉冉之處，還有奇異的山峰。「源無別派水泠泠」，只有找到水的源頭才能知道泠泠水聲的開始。「遊山未到山窮處，終被青山礙眼睛。」如果修行走一半就停下來，始終被塵網阻礙了前面的路。高僧語重心長的啟悟，我終於明白了。

我們俗世凡人有時遇上困難，總會產生一種盼有菩薩幫助之心。但世上卻有一種「逆行菩薩」。「逆行菩薩」是指那些阻礙你的人，甚至是打擊你的人。佛說「逆增上緣」，遇上逆境，只要堅毅，反而可以增加許多的上好的因緣。故此，遇上「逆行菩薩」不要生氣，反而要感謝他的激勵，為你增添許多上緣。

詩詞偶拾

俞慧軍

日子

日子是風鈴
放飛春暖花開的心情
思想的翅膀
翱翔在旖旎的原野
白鷗激盪藍天
追逐一個個綺麗的夢境

日子是月亮
一雙雙明眸羨慕成
一幀幀璀璨的風景
傳情的月宮琴聲悠揚
古老的月桂樹
掛滿了蛇紫嫣紅的暢想

日子是航標
千里萬里的遠行
永遠是魂牽故鄉的歸航
母親河哺育的炎黃子孫
有的把日子過成寒冬
有的把日子過成陽春

古典瞬間

唐代古怪的免職原因

唐寶民

在古代，官員被免職是常事，免職的原因，大多是辦事不力或貪贓枉法之類，但最近讀史書，卻讀到了唐代的兩名官員被免職的資料，被免職的原因特別奇特，讀來很有意思。

阮嵩是唐朝貞觀年間的桂陽縣縣令，此人政績一般，但也選得過去，也就是說，當個縣令還算夠格。但後來卻遭到了免職的處分，為什麼被免職呢？原因竟然是他的妻子是個醋罈子，常作河東獅吼。原來，阮嵩的老婆嫉妒心特別強，容不得自己的丈夫與任何女人接觸。有一回，阮嵩在家中與客人飲酒，叫來了一個女僕為大家唱歌助興，結果他老婆便光著腳提著刀披頭散髮衝進客廳大鬧，那個女僕狼狽而逃，客人嚇得四散而去，阮嵩則嚇得躲到床下不敢出來。這件事很快在官場傳開了，以至於朝中的大臣都知

豆棚閒話

話劇情緣

蘇鴻彪

話劇，是我的愛好之一；對話劇藝術的熱愛，與其他形式的藝術門類相比諸如音樂、美術、書法等，在我心裡更佔據著比較重要的位置，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少年時期曾在市少年宮受過專業的話劇表演訓練，而且，在那段時間裡，經常在同學家裡接觸到許多前輩藝術家的熏陶。

我同學的父親是電影製片廠的製片主任，電影《早春二月》、《舞台姐妹》及《女籃五號》等等都是他的作品。很多著名演員周末經常到他家裡聚會，我去同學家也是周末，所以接觸到很多表演藝術家，耳濡目染，無形中被他們談論的「表演」而熏染。我發現他們談論的內容要比少年宮老師講的更加精彩和更加深奧。我喜歡靜靜地聽他們的談論。好在，同學的父母也都喜歡我，所以，每到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下午我都會去位於衡山路的同學家玩。在那裡我知道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知道了《演員的自我修養》這本書，知道了法國的莫里哀，知道了拯救英國日漸衰落的表演藝術的勞倫斯·奧立弗(莎士比亞同名作品改編的電影《王子復仇記》主演)，同時也懂得了舞台表演藝術與銀幕表演藝術的區別。從那時候起，我的心裡充滿了對話劇和表演藝術的憧憬，渴望着獲取更多的有關知識。

那時，我一有空就會去四川北路「上海舊書店」，終於在那裡找到了那本厚厚的《演員的自我修養》，可是當我看到封底的標價，心裡像是被堵住了一樣，在當時我是買不起的！我只能一邊每天跑去舊書店討，一邊積攢著買這本書的錢。在那個學生年

代，我只有把每個月的零花錢存起來。連同學母親給我的車費，為了積攢買書的錢，每次都步行一段路再乘一段路；計算著或許半年不到就可以買下這本書了，心裡暗暗高興。我每天放學都去舊書店裡讀那本書，臨離開時把書放到書架的最邊上，還故意把書往裡推進去一點，生怕被別人看到而被買去了。

可是，持續沒幾天，當我再次跑去書店時，那本書不見了！急得我趕緊問那個一直在店裡不斷整理書架、書攤的老伯：「那本書呢？」老伯從眼鏡圈外斜射出眼光看著我，摸了摸我的頭：「你天天讀的那本？」「是的。」我急切地問：「哪裡去了呢？」老伯憐惜地「唉」了一聲說：「賣掉了，昨天你剛走，一個戴眼鏡的大高個，買走了！」由於我經常光顧這家舊書店，那個老伯已經認識我了。像是怕我心裡難受一樣，老伯輕輕地對我說：「我留心著，下次再有了我替你留著，不上書架，噢！」我確實很難受，一種很大的失落感揪著我的心，可當我聽了老伯說的話，真的有點感動：「你知道什麼書嗎？」「知道！怎麼會不知道，《演員的自我修養》對嗎？我注意你好久了，一直來店裡看書，你喜歡看什麼書我都知道！」噢，真是個細心的好老伯！我看著兩鬢花白的老伯，愈看愈慈祥，愈看愈覺得親切，不由得叫了一聲：「老伯，你真好」，老伯看著我和藹地笑了，慈祥的笑容如烙印一般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裡。心裡一如惦记著那本書。

他的乾兒子，他也來者不拒，一概笑納，據說一共有500多個乾兒子。沒想到後來攤上事了，有人想整他，正愁抓不到把柄，見他認了這麼多乾兒子，就來了主意，於是控告他圖謀不軌。唐太宗李世民收到控告信後，也覺得張亮養這麼多乾兒子太過張揚，就下令將張亮免職，就這樣，因為乾兒子太多，張亮被免去了刑部尚書的職務。但事情還沒完，有人進一步控告，說張亮之所以養了那麼多乾兒子，是有謀逆之心。這樣一來，就涉及到了謀反，結果，張亮被處斬，而這一切的原因，竟然是養了太多的乾兒子。

以上兩則史料，既讓我們看到唐代考核幹部嚴格的一面，也讓我們看到了荒唐的一面。由此可見，在唐代，當官並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因為隨時都有遭免職或掉腦袋的危險，而且其原因有時你想也想不到。

宮的話劇排練；有句台詞我始終念不好，反覆了好幾次，正在與同學探討，突然，身後一句洪亮的男中音，把我的台詞念了出來！哦！回頭一看，一個戴眼鏡的大高個微笑着看著我，「謝謝您！」我靦腆地回應著，「你主要的原因是念台詞時的氣韻不對，舞台台詞與銀幕台詞誦讀的方法是不一樣的……」「不一樣嗎？」我插了一句，「完全不一樣！」大高個眼鏡男耐心地解釋給我聽，「舞台沒有特寫鏡頭，除了與話劇台詞同樣須注入情緒因素之外，銀幕的台詞只須口齒清晰、發音準確便可，然而，舞台上不一樣，必須把台詞的每一個字「用力」誦讀清楚，所謂語速、音量會改變語境，話劇的魅力就顯現出來了」；一句話的點撥，說得我心裡頓時亮堂了起來！接著又如同少年宮輔導員一般指導我們：一旦進入角色，必須處理好兩個「自我」的關係，一個是真實的自我，另一個是角色的「自我」……說到這裡他停下來，轉身從包裡拿出一本厚厚的舊書，往我手裡一塞，「我最近買了一本書，你拿去看，會對你有幫助的……慢慢看，他們都來了，我得過去」，回過身朝剛剛進門的幾位客人走去。我低頭看著手裡的書，愣住了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的《演員的自我修養》，我輕輕地撫摸著書的封面，抬頭深情地看著這「戴眼鏡的大高個」，心裡升騰起一種莫名的情緒，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……那麼多年過去了，每每談論起話劇這個話題，我總會想起「舊書店裡的老伯」及這位「戴眼鏡的大高個」。我想，這是不是我人生中的一段話劇情緣呢？